

读史阅世

说史谈屑

妈祖与林兆恩：莆仙文化的文学记忆

□齐学东

妈祖和林兆恩,是历史上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两位莆田人。他们的生平事迹经过民间文化的积累和创造,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被编写成长篇通俗小说,即《天妃娘娘传》和《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这两部小说对妈祖文化和林兆恩故事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也演绎了莆仙文化在民族传统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妈祖短短的一生,留下很多神奇传说。宋元时期的碑记和史书均记载妈祖庇护航民的事迹。明代《天妃娘娘传》,亦名《天妃济世出身传》,分上下卷,三十二回,署“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逸士涂德孚校,潭邑书林熊龙峰梓”。小说写玄真女别亲下凡,到人世投胎,后于梦中战鳄精,白日飞升。成神之后,暗中默佑林二郎一路北上,护国卫民,收服猿精,大败弱水国。此后叙述妈祖护产、救舟等灵应事迹,展现了一个关心国家命运、为百姓谋福祉的女神形象。

小说中的妈祖形象是人与神的结合。前身为北天妙极星君的女儿玄真,因而全知全能。玄真带着宝物,下凡除妖,在汉明帝时托生福建莆田林长者之女。这就将玄真与林默娘的故事合在一起了。不过,《天妃传》把北宋才诞生的林默、在宋代以后才流传的妈祖故事提前到东汉明帝时代,提前了900年。

妈祖的民间化身是林默娘。林默娘长大后,求亲者络绎不绝,但林默娘坚辞不允。在婚姻观念上,她认为:“用才者必为才所障,任情者必为情所缠。弃才灭情,而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此其道也。”可见她道心坚定,最后白日飞升,在湄山立庙,成为百姓崇拜的神灵。

庙祀人间的妈祖,继续斩妖除魔。小说写三界作乱的猴精,汉明帝出榜征召,林默娘之兄林二郎被召。林默娘乘仙鹤至,助兄征战,在护兄北上的路上,于鄱阳湖收龟精,又在大同将猴精擒获斩杀。番王进贡称臣,林二郎凯旋,并上报林默娘之功,明帝敕封为“护国庇民天妃林氏娘娘”。兄妹二人谢恩南归。在扬子江收白蛇、蟹二精。蟹精为害东洋,妈祖又助龙王收服。第三十

二回,南海观音下界点化林二郎,并将林默娘和林二郎的救护之功,以及林长者平生之德奏明天庭,林长者夫妇、林二郎都白日飞升。

海上救护的故事,是妈祖作为海上女神的重要传说。《天妃娘娘传》中对此有多次描写。如十八回“林真人鄱阳救护”、二十七回“天妃母子江救护”、三十回“天妃妈湄洲救护”等。可见,这部小说主要是宣扬天妃妈祖如何与兄弟共赴国难,维护国家的安全。

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常明先生、混虚氏等;门徒尊称为三教先生、林三教、三一教主等。福建莆田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享年八十二岁。林兆恩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考上秀才,但此后的科举仕途之路并不顺利。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林兆恩应省试不第,从此放弃举子业,专心学道。曾有诗自嘲曰:“飘飘云外一闲人,释服道鞋又儒巾。沿街呼我为颠子,颠字原来两个真。”(《林子行实》卷上)他逐渐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主张,认为:“孔孟山人矣,而其心则在乎天下万世。盖天下万世之人,则皆吾人也。吾老以及天下万世之老而安之,少吾少以及天下万世之少而怀之,斯其为孔孟之山人也大矣。”虽然身隐山林,但心怀天下,也可以践行孔孟之道。“达不在庙廊,达而为一身一己谋者,是亦庙廊之穷也。穷不在山林,穷而为天下万世虑者,是亦山林之达也。”道德事功均可达于万世之远。

明嘉靖末年,倭寇犯闽。林兆恩著《防倭管见》,提出真知灼见。他认为:“滨海以至城邑乡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非城池,无人非官兵矣。”在抗倭失利、百姓罹难之时,林兆恩出家财数万,帮助父老乡亲。明代福州文人谢肇淛对林兆恩评价甚高:“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义气,能文章,博极群书。倭寇陷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二十卷一百回。署“九华潘镜翁编次,兰朱之蕃评订,白门万楼梓梓行”。各卷首尾均题“新镌朱兰先生批评三教开

迷归正演义”,唯第八卷尾题“新刻陈眉公批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是以林兆恩三教为题材的小说。卷首凡例中说:“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正是林兆恩的主张。顾起鹤《三教开迷传引》所说“是传开迷心,归正路,欲以举世尽归王道之中,乃参三教而合一”,正是小说的创作本旨。林兆恩说“大抵红尘之世,开眼即迷”。他的弟子于是致力为民众开迷。第九十五回,宗大儒说:“触境皆迷,随因便破。”因执着于外物而成迷,了解成迷的因缘便可以破迷。

林兆恩以《中庸》之理开儒家之迷,《心经》开佛教之迷,《道德经》开道教之迷,以三纲五常四业来消除三教之迷。《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中,宗大儒三人任何一人独自开迷往往达不到效果,需要儒释道联合,法术和道理相结合,才能开好迷。小说中所谓的迷魂,如卑污迷、争竞迷、邪说迷、好名迷、愚昧迷、阿谀迷、嫉妒迷、做官迷、银子迷、风情迷等,实际上都是社会和人性中的种种缺陷,作者把神怪和世情融为一体,对人性的丑陋和社会弊病加以抨击和讽刺,是有积极意义的。

莆仙文化是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而逐渐融合的一个开放性文化体系。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立兴化军。中原和江南移民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中原风俗,推动了莆仙地区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宋元时期是莆仙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为天妃传说的发展和三一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莆仙地区重教兴学的观念以及宗族血缘等意识日益加强。赵伟教授认为林兆恩反复强调三教归儒,发扬儒家三纲五常以规范释、道二家,这方面可能与福建(莆仙地区)的学风及其家族影响有关。《天妃娘娘传》中妈祖与林二郎是兄妹,体现了民众对家族文化的美好愿望:成神的妈祖暗中默佑兄弟应召北上,为国征战;妈祖借助林二郎与人间沟通,妈祖的灵感神

迹因此得以显扬人间;林长者夫妇也因此得以飞升成仙。林氏家族世代行善的道德行为在林兆恩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其次,宋元时期莆仙地区的佛道二教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明代莆仙地区三教融合下的民间信仰兴盛。“三教合一”,魏晋后逐渐流行,但只是只言片语,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林兆恩在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完整、系统的三教合一的体系。对林兆恩三教合一论,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九《林三教传》称:“兆恩之教,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林国平教授作了简明的概括:“林兆恩的三教合一论是一种以阳明心学为基础,以儒家的纲常人伦为立本,以道教的修身炼性为入门,以佛教的虚空本体为极则,以世间法与出世法一体化为立身处世的准则,以归儒宗孔为宗旨的三教同归于心(天然自足的本心)的思想体系。”

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是林兆恩三教的草创时期,影响主要局限在莆田、仙游两地,其性质是以读书人为主的学术团体;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为三一教的发展时期,影响扩大到江南大部分地区 and 江北的部分地区。

其三,商业贸易、海外航促促进了莆仙文化对外交流。到明代,妈祖信仰已经成为海上护航的重要保障。明代朝廷册封使船航行往返的顺利往往归功于朝廷咸福、天妃神佑。郑和七下西洋,多次莅临湄洲岛祭祀妈祖,撰写纪念歌颂妈祖神绩,妈祖庙祀日广。莆仙地区的民众善于经营商业,明清时期民间海上贸易繁荣。谢如明教授认为:“明清时,莆田人活跃于国内外各个地区、各个领域,随着他们的脚步,莆田一些独特民俗事象,例如妈祖信仰、三一教等,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传播载体。”

明中后期,在福建建阳刊刻的《天妃娘娘传》,在金陵刊刻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不仅将莆仙地区的这两位历史人物及其传说加以文学性塑造,也推动莆仙文化走向全国,辐射海外。(作者系福建开放大学文经学院副教授)

乡土史记

历经官葺民修的李纲墓

□周至杰 庄宏重 文/图



文翁仲



文翁仲



李纲墓全景

现存于闽侯县荆溪镇大嘉山南麓的李纲墓,是目前福州保存最好的一座古墓。

李纲墓分墓道、墓庭、墓坟三大部分。通往陵墓的导引大道一般被称为“甬道”“神道”“御路”,其长短大小可以看出陵墓的规格高低。李纲陵墓神道长110米,宽7米有余,道中用石板砌筑,宽1.38米,两边铺有卵石。神道由南向北,依次有旗杆夹、石望柱、石狮、石狮子、石马、石翁仲分列其旁,每对间之距离递减。

旗杆夹,用于标注墓道之始,原为两块石板块组成,上下各凿有方洞,以捆绑旗杆,目前每旁仅剩一块。

石望柱,又称通天柱或石华表,源于古代建筑立柱过程中的定木,后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礼制意味的装饰性建筑。李纲神道望柱呈圆柱状,由底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饰以葫芦形,柱身连底座,圆体素面,柱头交颈处饰以仰覆莲瓣,雕琢古朴浑厚。

石狮或称独角兽、天禄、麒麟,本是古代传说中能识善恶、明辨是非曲直之灵兽。将狮子刻置于陵前镇守陵寝,取其忠诚勇猛、镇守陵寝之意。李纲神道石狮首挺胸,前肢挺拔,胸肌突兀,呈蹲卧式,气宇高昂。

石翁仲或称独角兽、天禄、麒麟,本是古代传说中能识善恶、明辨是非曲直之灵兽。将狮子刻置于陵前镇守陵寝,取其忠诚勇猛、镇守陵寝之意。李纲神道石狮首挺胸,前肢挺拔,胸肌突兀,呈蹲卧式,气宇高昂。

造型十分逼真。狮、獬豸体格较为矮小,气魄不及后来的明代形制。用石马置于陵墓,始于东汉光武帝原陵。据《水经注·阴沟水》载:曹嵩(曹操之父)墓前“夹碑东西,列两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李纲神道石马耳侧饰鬃,背上饰雕有马鞍,鞍鞞、鞍鞞、鞞鞭俱全,身形健壮,精神抖擞,似整装待发。

秦之后,历代陵墓前多有司守卫的石翁仲。传说秦始皇身边大力士阮翁仲死后,秦始皇为之铸造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见此铜像,还以为活翁仲。后人就称立于宫阙庙堂或陵墓前的铜人为翁仲。自宋后,石翁仲又有武将和文臣之分,李纲神道就是先武后文各立两尊。武将头戴高冠,身穿广袖袍衣盔甲,胸前、上臂饰有兽面纹,袍前伸后绶,腰系革带,足武士靴,靴头露袍外,双手挂剑,剑穗绕于柄,神态威严。文臣头戴有附蝉进贤高冠,着广袖袍衣,袍前伸后绶,腰系革带,饰双佩,高头露袍外,双手执笏于胸前,神态庄重肃穆,文武臣像衣冠介冑均为宋式。

以上这些神道两边的石人、石兽依中国的墓葬制度是王公大臣方能享受的一种墓葬规格,用其彰显其身份等级地位,并于北宋末年形成以轴线为对称分布的石像生排列风格。墓道折东向北,前行百余米,在

一排石阶上立有一石牌坊,上饰泻水檐,正中额“奉旨重建”,背书“恩荣”,额下横幅“古社稷臣”,旁题刻“大清乾隆丁卯(1747年)建,嘉庆庚午(1810年)重修”。

人牌坊后再上一阶梯,“宋丞相李忠定公”墓便映入眼帘,墓冢坐北朝南,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墓冢主体为极具宋制风格的砖石结构,三面围以短垣,上宽下窄,呈喇叭形,造型古朴庄严,坟头砖砌,圆形,隆高,宝顶。墓冢立于须弥座之上,须弥座在唐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是一种常见的建筑物底座形式。须弥座正面和两侧均雕刻有瑞兽,大部分雕刻因年代久远而漫漶不清,仅存依稀可辨的有龙、狮、马等。

李纲墓从其修建至今已历经800余载,仍保存完好,受世代景仰,这其中与李纲的民族气节、政治人格有关。晚年的李纲几乎都是在福州度过,因其弟李经病逝,悲伤过度而暴疾,于绍兴十年正月十五逝于福州楞岩精舍(今台江中亭街附近),享年58岁。

明万历年间,李纲墓便有修葺记载,据《庆亲里李氏六修宗谱》卷九之忠定公墓祠记中所载:“会时,倭寇犯顺,朝鲜失守,天子赫然震怒,征天下兵讨之……适林君有是请中丞公曰:李伯纪当离南南下之日,宋都城岌岌,率执汹汹,议迁议留,莫知所出。伯纪力排而请守之……会天子欲

用师,中丞公乃喜,于是令亟修忠定公墓。”面对倭寇进犯,朝堂中主和主战分庭抗礼、朝议纷纷的情况下,明万历年间亟修忠定公墓,是出于宣扬李纲抗金之爱国精神的政治目的。

清人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亦有提及明代年间修墓:“明巡抚李嗣京,至闽修公墓。”李嗣京,江苏句容人,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曾任福建巡抚。据何振岳在《西湖志》卷十五冢墓中载:“郭柏苍按:忠定公本扬州兴化人,迁闽之邵武,世微。子孙在唐末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是一种常见的建筑物底座形式。须弥座正面和两侧均雕刻有瑞兽,大部分雕刻因年代久远而漫漶不清,仅存依稀可辨的有龙、狮、马等。”

清代,李纲墓的修缮次数颇多,尤以嘉庆、道光年间为甚。据清代福州贡生陈庚煥在《惕园初稿》中所载,李纲墓地年久失修,颓废荒芜,因此修砌之事刻不容缓。在陈庚煥倡议下,乡人士游光绎、吴贤湘等请巡抚张师诚赞助进行修缮。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此时为张师诚的幕宾,据林则徐《文忠公年谱草稿》所载,林则徐协助进行李纲墓的修缮。

陈庚煥等人何重修李纲墓?其原因载于《祭李忠定公墓文》:“古之名相,几人如公?乡之先正,几人如公?岂独重宋,以重南中。实配诸墓,撑拄苍穹。”将李纲与诸葛相比,彰显李纲之重固爱国之心,便是陈庚煥等人修李纲墓的初衷。

郭柏苍与友人孙寿铭、杨仲愈三人亦对李纲墓进行修缮,在其《竹间

十日话》提到:“苍同治戊辰(1868年)同侯官邑太公孙君寿铭,杨庶常仲愈,堪修忠定公墓。”宋代帝师陈宝琛亦修缮过李纲墓。

李忠定公墓前除右侧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墓碑,碑文有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沐侯邑主刘同鳌峰山长陈倡修完固,十月告竣,亲临致祭,传集居民,谕令不准侵占”。可见有清一代,福建的文人士出于敬仰先贤、敬重李纲的情怀,自发修缮李纲墓亦为常见。

李忠定公墓前除右侧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墓碑,碑文有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沐侯邑主刘同鳌峰山长陈倡修完固,十月告竣,亲临致祭,传集居民,谕令不准侵占”。可见有清一代,福建的文人士出于敬仰先贤、敬重李纲的情怀,自发修缮李纲墓亦为常见。

福茶出港后,东至日本,南至南洋,更远处则继续漂洋过海,一路到达西欧和北美,福茶背后蕴含的福文化被一并介绍到了世界各国的厅堂中,也就显得更加珍贵了。福茶在人们的心目中,还诞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当时欧洲一些医生认为茶可以治病,并将茶的药用确定在民众的观念里,1697年荷兰医生德威戈曾经郑重建议病人连续喝五六十杯甚至100杯武夷茶进行调理,尽管这样的饮用方法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甚至十分夸张,但无疑仍然代表着福茶所蕴含的健康理念早期向海外传播的一个实例。

福建各地同样包含多种多样的茶俗项目,仅南平一市就有茶百戏、茶灯戏、喊山祭茶、政和新娘茶、红团摆茶等茶俗,其主旨不外乎都包含对日常生活祈愿式的呼唤。所谓福茶文化,正如冰心在《还乡杂记》中说的,“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在她们的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作为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有家的。”茉莉花是福州的市花,茉莉花茶是世界各地福州人印象里故乡的味道,而福茶其实就是福建人共同记忆中的一个大大的文化符号,尽管今天它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意义,却毫无疑问仍然归属于社区街心,时刻静候每一个福建人驻足歇息,那腾腾烟火热气的一间间老茶摊。



李纲墓前石牌坊